在德国吃大闸蟹

胡展奋

朋友颜先生请我去德国波恩白相，附加的激励机制居然是：我请侬吃德国大闸蟹！言下之意，德国大闸蟹不知要比阳澄湖大闸蟹好吃多少。

原以为在德国吃大闸蟹是一件很奢侈很逸兴的事，不料却以惊险开头。

“这蟹，莱茵河里捞的吗”？朋友的家就紧挨着莱茵河，我想当然地问，孰料朋友连连摇头：没有捕捞证，在德国万万不能捕捞！

话音刚落，一群孩子在朋友孩子的带领下冲了进来，颜先生见状，大大失态，居然像堵枪眼的英雄一样，“呼”地一声向满大盆的大闸蟹扑上去，然后回头对着儿子用上海话亟叫：快点领伊拉出去！

儿子幡然醒悟，呼隆隆地带人跑了，我等被吓得一身冷汗，朋友忙解释：这里是个悖论世界，黄鳝甲鱼大闸蟹一百样都能吃，不犯法，而且不贵，大闸蟹每公斤也就5至8欧元，但只能吃死的，谁在家里动刀，或见血的，甚至活货而宰杀未遂的，都会有人举报。

我看了看“德国大闸蟹”，雌雄都3两左右，青褐色的背壳，肚子不怎么白，爪毛也非金黄色，而是枯黄色的，卖相似乎远远不如阳澄湖的喜感，只不知味道如何。

颜先生吃蟹不喜煮而好蒸，说这样的话，原汁原味毫不泄漏，但他的调料不敢恭维，认为有醋漂几根姜丝即可，内子看了大不以为然，拿过生姜，细细剁成大把的姜末，入醋，再加重糖，马上旌旗飘扬。

说起大闸蟹被欧洲商船的“压舱水”在上世纪初带到欧洲，早已不是新闻。因没有天敌，遂成灾害。

众所周知，“吃”，才是抑制物种最佳的手段，但德国人抵死不吃大闸蟹，从最初咬牙切齿地把它们大量地做成饲料，到如今德国一些渔业公司从易北河、莱茵河捕捞大闸蟹后，“半公开”地供应中国移民家庭和中国餐馆，不能不说是个进步，而且当然地——德国大闸蟹都是野生的。

野生的口感没话说。首先是雄蟹的膏，粘稠而微甜，那种香，沁人心脾的香，正是我们三十年前闻惯的蟹香，同样是人类的器官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白种人的鼻子闻上去就是“腥”呢？由此想到我们宫廷谜语级的美味，什么龙肝、凤髓、麋吭、豹胎、猩唇、熊掌……除了熊掌基本都是意淫之物，龙肝，据考证就是白牡马的肝脏。麋吭，就是小獐子的颈部肉，能比猪颈肉更鲜嫩吗？猩唇更是著名的吊诡食材，你以为猩猩的嘴唇，其实不过是驼鹿脸部的干制品而已，喻其珍贵，无非罕见罢了，哪里及得上野生蟹膏之万一呢？

雌蟹的“黄”自然也腴美，同样因为野生，蟹壳一剥开，蟹油居然立刻溢出来，似乎比雄蟹更其香腻，说句实话，吃这种蟹而去蘸调料，那真叫一个“巴”！跟吃鲥鱼刮鳞有什么两样呢。

李白《月下独酌》说道：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”。可见蟹肉很不寻常，也许闻惯了大陆蟹的“药香”，我们对“金液”之美已不太习惯，首先是诧异蟹肉原来可以如此有弹性，一剥出竟然还是笔挺的一字型，哪像我们这里的蟹脚，肉一离壳就蔫软地挂成了Ω。其次是甜，天然谷物的那种轻微的“甜津津”，你一上舌尖，就又拒绝调料了，觉得被醋姜一熏，肉又糟践了，唐代诗人唐彦谦有诗：一斗擘开红玉满，双螯咂出琼酥香。蟹黄不过是“红玉”而蟹肉就是天上人间的“琼酥”了，我想他大约也是不蘸调料的一族罢。

在德国吃大闸蟹只有一点遗憾：“环境较差”。决不是不卫生，更不是太嘈杂，而是氛围违和，没有几株疏竹斜影，没有几声吴侬丝竹，没人和你聊苏东坡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”的牢骚，更没人和你聊李笠翁日积一文以备买蟹的“养命钱”，就知道吃。周围都是黄油面包与带血的牛排，你会隐隐觉得“蟹不是这样吃的”。环境很重要。你会觉得真正的吃货，不该只知道呲着獠牙直奔刀镬。同理，时隔多日，我还是忘不了那次去乌镇的强烈感受。

入夜的乌镇琼楼玉宇，火树银花，亭台飞红，水榭倒映，但一路蹒跚，两旁的店家已尽为各地商贾盘踞，晚炊里传出的香味不是椒麻肉片、腊味合蒸、羊肉泡馍就是腌臭鳜鱼、蒜子大肠、过桥米线；喇叭里传出的音乐不是“二人转”、“黄梅戏”就是“京韵大鼓”、“秦腔梆子”。

这些都很好。都有自己的味道。只是看山已不是山。看水也不是水。乌镇已没了自己的味道。

它固然世界著名，但再也不是我梦中的乌镇了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保存书业历史的记忆

蔡达峰

有幸先睹了汪耀华先生《留存着的书业时光》书稿，分享了他的感受和高见。我不懂书业，但在民进活动多年，结识了一些出版界的会员，从他们这里得到很多教益，也了解了一些书业的情况。

我记得耀华兄就对民进的刊物质量、出版界民进组织的建设、民进在“上海书展”期间举办出版研讨会等事宜，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。我还时常聆听和阅读了他就书业发表的高见，知道他长期从事图书发行工作，主编《中外书摘》，专门研究书业的历史和现状，笔耕不辍，著述丰硕，持续地努力搜寻和整理着书业中正在变迁或消逝的人和事，使它们能够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继《阅读纪事》、《上海书业名录（1906–2010）》、《书景》、《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》、《出版空间：理念与实务架构》、《书香圣殿：法兰克福国际书展》、《“文革”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（1966–1976）》、《留在笔下的新华书店》和《1843年开始的上海出版故事》等文集问世以后，汪耀华先生最近又将出版《留存着的书业时光》，这种真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执著的学术探究精神，令我感动和感慨。

边看边聊

知识的传播和接受是文明社会基本需要，书业是历史悠久的图书“产业”，它通过专业性的研制和销售等工作，将图书的创作和阅读联系起来，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质量和水平。不可否认，书业面临着诸多现实的挑战。比如，图书的传统作用和地位正在被分解，传播技术和方式的进步，新型媒体的涌现，使人们学习和交流的渠道更多样更有效，越来越多不依赖图书，书业需要采用新技术，开通新渠道，但又需要调整既有的“产品”意识。再如，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，图书作为商品，需求成为市场，人们的图书创作和阅读意图更加多样，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追求，共同构成了复杂的需求关系，而且并不总是协调。书业自身的利益意识、自身与社会需求的关系也更加复杂，需要构建一定的操守和规则。

凡此种种，既是书业建设中需要正视和应对的问题，也向书业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：书业是社会文化的缩影，它变化的现象背后，有着深刻的、重要的社会原因。它变化前后的现象，包括图书、组织和制度，都见证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，保存这些历史的记忆，是地区文化建设的任务，也是书业发展的应有之义，需要有人关注和投入。

纪念 （钢笔画） 王钰斐 作

『八五后』与『八五后』

翁杨

酷暑天，高温39摄氏度。85岁的老父亲一早起床，穿上平时外出做客的衣裤，嚷着要早些用早餐，又反复唠叨他有要事处理。看着这情景，我不禁哑然失笑。今年春天，父亲突患心肌梗塞，在重症监护室里呆了10多天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。这几个月来他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，整天就是吃吃睡睡看看电视，谢绝一切活动，大热天的他会有什么要事？

“9点，9点有人要采访我。”我们不相信。哪知，9点还差2分钟，门铃响了。打开门，只见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一人提着一个大西瓜，笑嘻嘻地向父亲问好。他们自我介绍是区作家协会会员，自愿为区里撰写几篇解放战争时期老干部的人生故事。

因为生了重病，全家宠着，父亲变得霸道、蛮横。30多平方米的大客厅，他不准开空调，只批准开两只电风扇。可因两位客人到来，他竟破例叫我开好空调，水果招待。老爷子规规矩矩地坐在两个年轻人的旁边，温和地回答着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。

“您怎么会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的？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名字你能写下来吗？请讲讲她的故事。”此时，父亲双眼发光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介绍人孙大姐的故事。

“听说，为了迎接上海解放，您参加了为解放军筹军粮的任务，你们那时会遇到什么困难？”“有土匪，会遭遇冷枪，我们征粮队伍里就有同志光荣牺牲了……”我从没有听父亲讲过这些故事，真感激这两位青年，因为他们的到来，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父亲。

女青年小刘是幼儿园的老师，男青年小牛是市机关某事业单位的干部。他俩爱好文学写作，上班之余，利用休息时间从事采访写作活动。这个暑假，他俩已经上门采访了好几位耄耋之年的老干部。他们说，聆听前辈讲述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奉献的人生故事很有意义，也由衷地被老干部的境界打动。

父亲恭恭敬敬接受两位85后的采访，越谈越神采飞扬，2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。访谈中父亲不时看看他们的笔记本，似乎是怕漏记了什么。听到小刘说：“我们采访的六七位老干部中，属您精神最饱满，思维最活跃，表达最清楚，叙事最流畅”，父亲笑得满脸灿烂，嘴也合不上。哈，两位85后的总结性表扬胜过任何补品和良药。平时整天绷着严肃老脸的父亲竟然来了个“枯木逢春再少年”。

85高龄老先生，“85后”年轻人，交流里的热量似乎在与高温比美。

鲁冰花

金洪远

挪威的峡湾小镇风景以田园风光著称，尤其以峡湾两岸山坡果园盛开的各色花朵最为吸引人们的眼球。漫山遍野的山花衬托着一座座雪峰，倒映在平静如水的峡湾水面，确实是一道绝美的风景线。

在平坦的坡地上，我突然看到一片素面淡妆、娇羞隽美的花，长长短短的叶芽，深深浅浅的笑脸，身着或紫或粉红的花衣呈现一派斑斓，矜持中透着热情，虽然它的模样像极了我种养的风信子，但风信子没有这样的体量。导游说：这是鲁冰花。

还是很多年以前，第一次听到甄妮首唱的那曲如泣如诉的《鲁冰花》，我便喜爱上这诗情画意的意境，鲁冰花到底是什么模样？我一直在心里猜测着。只记得歌中深情的歌词：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，天上眼睛眨啊眨，妈妈的心呀鲁冰花，家乡的茶园开满花，妈妈的心肝在天涯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……”这首曾经风靡一时直击人们心灵的歌。

如果你以为眼前的一大片鲁冰花只生长在异国他乡，那你就“奥托”了。导游告诉我，在他福建老家茶园路边的空隙里，鲁冰花在此间安营扎寨，鲁冰花就是闽南方言“路边花”的谐音演化而来，春天它绽放开着各色花朵，凋谢后便往往被就地作为肥料。望着眼前一片五彩斑斓的鲁冰花，喜欢而心生敬意。

鲁冰花在我的相机里定格。回沪后，我想去居家附近的曲阳花鸟市场探询，看看有没有它倩丽的身影。如果我能如愿，我一定将它安放在家中花架最为显著的位置上。它的名字、它的故事、它的寓意，看客们可以看看想想，自由交流。

七夕会

悠远的目送

赵 洁

前一阵看到龙应台的散文集《目送》，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桩旧事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散文，讲的是母女间目光交流的温暖情感，我心有所动，便向女儿推荐了这篇文章，说：从小，我把你放在自行车后座，送你去幼儿园、小学，那时，你的目光追随在我的身后；读初中了，我骑一辆车，你骑一辆车，我们并排骑行，那时，我们一路交流着，目光是平行的；再过几年，你将独自远行，到那时，不管我是否能够看见你，我的目光将始终追随你的背影。你不妨以目光为线索写一篇文章，女儿“嗯”了一声。大约两周以后，女儿参加中考的二模考，作文题目竟然就是《目光》！她自然采纳了我的建议，结果作文得了满分，语文成绩拿到了147的高分，二模考总分也因此拿了区第一，同学们因此给了她一个戏称——“目光大师”。

回头看去，在人生的长河中，一次令人傲娇的考试真算不了什么，考场的赢家未必是人生的赢家。但是，当时的那种欣喜、激动和自豪，早已酿成甜蜜的回忆，成为我们共同收藏的一份值得品味的美好。

真的，那只是一次巧合，但偶然中也许存在着必然。作为母亲，对孩子的关注，自然而然地，永远存在心里、贯彻在日常细小的行动中。

书一路翻下去，洗练透彻的文字一次次引起我的共鸣。你看，龙应台写与儿子同访剑桥，当她兴奋地指着长尾山雉时，儿子却“转过身去，一个快步，离我五步之遥，站定，说：拜托，妈，不要指，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。”我不禁哑然失笑。在我的经历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场景：当我兴奋得像个孩子时，女儿却扯扯我的衣服、拉拉我的手，同样一声“拜托”，倒显得她是管教小孩的大人。

隔山隔水的，只能在微信上碰面，几乎每次起头的都是我，问着千篇一律的话，打出长长的一串字后，等来的只是一个字、一个单词，或者一个表情。傻傻地问：想不想家？得到的竟是无语，心下难免酸酸的。要了解女儿的心事，似乎还要通过公共媒体。前一阵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读到她的文章“思雨”，描绘了她心中的上海雨景，文章最后写道：“若真的问我想不想家，我还是会回答不想的。我想念的是下雨，若套了思乡的沉重名头反而感觉别扭。性格使然，无怪乎我喜欢下雨。”顿时有些释然。深藏在心底的感情，无论如何表达，或直白，或含蓄，都沉淀在那里，等着你去意会、去发现。

女儿渐渐长大，她的阅读早已使我无法追赶，她的经验也未必是我能感同身受，我无奈地发现，我只能追随她的背影，目送她的远行。幸好，女儿有独自前行的能力；幸好，女儿时不时会回头用目光寻找我。我明白，这是一场伴随一生的目送。

养育

夜光杯